

要或更令人满足的了。斯多葛主义者认为,美好的生活就是默默地接受个人的命运;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美好的生活就是追求快乐;我们现在还可以增添第三种观点——美好的生活就是离开经验世界,从而与超越肉体世界的永恒的事物会合。普罗提诺的理论本身并不是基督教,但却大大地影响了在其之后的基督教思想。

突出上帝

古罗马的统治从公元前30年延续到公元400年。在其影响的全盛时期,罗马帝国的版图覆盖了整个西方世界,从近东(Near East)直至英伦岛屿。罗马帝国的扩张及其后来的崩溃给罗马的文化带来很大冲击。印度和波斯的宗教就是影响罗马文化的一个因素。例如,印度的吠陀主义(Vedantism)认为通过进入半出神的入定,可以接近完美。又如,索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认为人永恒地挣扎在智慧、正确与无知、邪恶之中。这种宗教认为,一切的善来自于光明而神圣的太阳,而一切的恶来自于黑暗。一些古代的神秘宗教也很有影响,它们最初由近东传入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母神(Magna Mater 或 Great Mother)、伊希斯(Isis)和密斯拉(Mithras)就是邪教的三个例子(Angus, 1975)。神秘宗教(也称为邪教)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都有秘密的入门仪式;都设计了使初入教者与其守护神交流的仪式(如某种形式的祭祀);都赋予死或重生以特殊的重要性;都提供了净化灵魂和赦免罪行的仪式(如在圣水中洗礼);都提供了一些神圣的戏剧性场面,为初入教者提供一种重获新生的得意之感;并且都在信仰者之间提供一种群体归属感。显然,在神秘宗教与早期基督教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

希腊文化是影响古罗马帝国的另一因素。一般来说,罗马人认识到了古希腊学术成就的重要性,设法保存并传播它。尽管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都成为罗马哲学,但它们都发源于希腊哲学;新柏拉图主义亦是如此。希伯来宗教是影响罗马思想的又一个主要因素。希伯来人信仰的是唯一最高的神,他与冷漠的奥林匹斯山众神





和罗马众神不同,他关心每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希伯来人还有严格的道德准则,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道德准则,神就奖赏他;反之,神就惩罚他。因此,个人要为其越轨行为负责。正是这许多因素,才导致了基督教的产生。亚历山大里亚和埃及这两个城市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它使东方宗教、神秘宗教、希伯来传统和希腊哲学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早期的基督教思想。

耶稣

尽管人们对耶稣生平的许多细节有争议(例子参见 Wells, 1991, 1996),基督教神学仍以耶稣(约公元前 4—公元 30)为中心。耶稣认为,上帝启示了一切知识,也启示了有关善与恶的真理;这种启示应该指导人的行为。但耶稣本人并不是一位哲学家,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人,他也没有很大的目标。

他本人对玄思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主要是个人的宗教信仰如何发展。他对待学问的态度典型地反映了他是个信仰单纯、有直觉领悟能力的务实之人;他更信赖经验而不是书本,更信赖心灵而不是头脑。他直觉地料想到世人会做些什么,料想到是什么影响着世人性格的发展。他是一位卓越的灵魂诊断师和灵魂治愈者,但却无意对自己的设想形式化和系统化。(Brett, 1912—1921/1965, pp. 143—144)

那些把耶稣教义形式化的人,没有一个曾经见过他。在人们把耶稣的观点形式化的种种努力中,耶稣的本意留下了多少仍然是一个颇费猜度的问题。不管怎么说,那些声称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的人们就是所谓的基督徒。但在基督教还未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力量之前,它还需要一个哲学的基础,而柏拉图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这个基础。最好把早期的基督教看作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和柏拉图主义——或更准确地说,新柏拉图主义——的融合。这种融合的过程是缓慢的,奥古斯丁(后面会讨论到)使它发展到顶峰。随着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和柏拉图哲学的继续发展,人们从强调理性(为古希腊哲学所强调)转向强调精神(为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所强调)。

圣·保罗

早期基督教汇集了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圣·保罗(St. Paul, 约公元 10—64)的著作中有详尽的阐述。圣·保罗第一个宣称拿撒勒*的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并为其宣扬学说。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途中,看到圣灵向他显现,说耶稣就是希伯来的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通过这次显现,塔尔苏斯的扫罗(Saul of Tarsus)就变为保罗,耶稣就变为基督,基督教就此而产生了。保罗是罗马公民,他接受了希伯来宗教和希腊哲学的教育。从希伯来传统中,保罗认识到由唯一的上帝创造了宇宙,并且设计了人类的命运。上帝是全知(知道一切)的、无处不在(到处都在)的,且是全能(具有无限的能力)的。人类在伊甸园堕落,自从这次原罪(the Original Sin)以后,人类便一直在寻求赎罪。在这些希伯来信条之上,保罗补充道,上帝牺牲其独生子,来救赎我们共同的罪,也就是原罪。这种牺牲使人类与上帝的重逢成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在亚当那里众人都死了;同样,在基督那里众人也要复活。”(哥林多前书,15:22)把基督接纳为救世主是赎罪的唯一途径。

保罗接受过希腊哲学的训练,尤其受到了柏拉图的影响。柏拉图认为,惟有摆脱感觉知识的影响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保罗接受并改造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包含上帝之光的灵魂在与肉体的欲望作斗争。但是他后来做的改造与大多数希腊哲学家并不相容:他将信仰置于理性之上。信仰本身就能拯救个人。人们不再依据理性来判断生活是否美好,而情愿把自己的存在托付给上帝的旨意。上帝是万物的起因,他知道一切并对一切都有其安排。通过相信——信仰,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接受上帝的恩典。只要我们摆脱尘世的烦恼,按着上帝的旨意生活,上帝就特许我们在其恩典中度过永恒。对大多数人来说,与其尘世的处境相比,他们似乎只要付出一小部分代价



* 拿撒勒,巴勒斯坦北部古城。——译者注

** 弥赛亚(Messiah)是希伯来语的音译,意即救世主、祝福者。——译者注



就可以得到永福。

保罗的努力留下了有待未来的神学家们解答的重要问题。倘若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人类能获得自由意志吗？倘若信仰对于拯救至关重要，人类的理性有何价值？稍微换种说法：倘若上帝的旨意决定了一切，上帝为什么表面上给了人类自由选择的能力？倘若我们无法理解上帝的计划——而且，如果我们确实没有必要知道上帝的计划——我们为什么拥有理性能力？第三个问题是：倘若上帝是完美而仁慈的，世上的罪恶从何而来？保罗之后的神学家们对这些问题冥思苦想，并在其后的好几个世纪中继续研究这些问题。

现在，人显然被一分为三：肉体、心灵和灵魂。早期的基督徒认为肉体是认识的主要障碍，这同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学说是一致的。灵魂是上帝在我们体内发出的灵光，它是人类本性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我们只有通过灵魂才能接近上帝，而且灵魂被认为是不朽的。心灵是人的理性部分，人们认为心灵陷于灵与肉的挣扎中——心灵有时服务于肉体，这是恶的；心灵有时服务于灵魂，这是善的。

人永远挣扎在罪恶的肉体欲望和上帝的律法中。人可以理解并接纳律法；人也可以为所欲为；但肉体的激情往往与律法发生冲突并占上风。道德认识并不能保证道德行为。这种永恒的挣扎源于这一事实，即人是拥有上帝之灵动物。我们一半是兽性的，一半又是神圣的；冲突是必然的结果。保罗认为，一切肉体享乐都是罪恶的，而首当其冲的则是性的享乐。这包含了善与恶的冲突，而理性部分则与许多世纪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非常相似。

64

保罗对待妇女的态度 据说，保罗为其厌女症(Misogyny, 憎恶妇女)而感到负疚。这部分是因为他对性持否定态度。他赞美独身生活，而且即便对婚姻内的性行为，他也不愿赞许。“男人与女人没有瓜葛是好的；但由于有如此多伤风败俗的行为，就让每个男人有他自己的妻子，让每个女人有她自己的丈夫。”(哥林多前书 1—3)。然而，这种消极的态度超出了性的范围。保罗说道：

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服从。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

辖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提摩太前书 2:11-14)*

保罗又在另一处说道: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顺眼,正如法律所说的。她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哥林多前书 14:34—35)

另一方面,保罗的著作中也有一些支持女权主义的成分。例如,他说道:“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 3:28)麦科比(Maccoby, 1986)总结道:“保罗对待妇女的态度实际上有点复杂,无法从他对性的否定态度来简单地推论他对妇女的态度。”(p. 200)

耶稣死后 300 年这段时间,标志着罗马帝国的逐渐衰弱,也标志着基督教日益被接受。起初,基督教主要就如圣·保罗所叙述的那样,是希伯来宗教与新柏拉图主义的融合。只要生活简朴而又纯洁,接受物质上的贫困,人就能够获救。忏悔罪恶并承认无知就能为在上帝的恩典里获得永远的救赎铺平道路。随着基督教变得日益复杂深奥,教会内部出现了争论。争论有关何为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何为异教。例如,一些人认为基督圣子的地位比圣父低,而另一些人认为他们的地位是同等的。在教会之外,异教徒**往往把基督徒看作无神论者、魔法师和不守规范的人(Benko, 1984; Wilken, 1984)。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加,他们对国教的不信奉在罗马君主看来是一个威胁,因而他们有时遭受严重的迫害。基督教出现的最初 300 年绝不是风平浪静的。

康斯坦丁大帝

据说康斯坦丁大帝(约公元 280—337)在公元 312 年看见显圣,



* 原著中误印为提摩太前书 1:11—14。——译者注

** 异教徒(pagan)这个词原指农民(peasant),但后来指非基督徒(non-Christian)。——原注



这大大地改变了基督教历史的进程。据说,他在一次重大战役之前正好看见天空中基督的十字架,同时听到“用这个符号去征服”这句话。他吩咐他的士兵们在其盾上划十字,第二天他赢得了战役。康斯坦丁把他的胜利归功于基督教的上帝,并且在其后关注基督教的事务。公元313年,康斯坦丁签署了《米兰法令》(edict of Milan),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认可的宗教。然而,康斯坦丁继续信奉许多异教信仰,有证据表明,他赞同基督教更是一种政治权术,而不是宗教觉悟。《米兰法令》确实减少了许多社会动荡,而且大大增强了康斯坦丁的权力。康斯坦丁在公元337年去世时才受洗成为基督徒。然而,康斯坦丁对基督教的友善态度确实促进了基督教被广泛接受。

圣·奥古斯丁

基督教既已成为君主所认可的宗教,随之而来的便是教会内部有关非基督教徒(异教徒)地位问题的一场争论。争论的一方是圣· 65



杰罗姆(St. Jerome, 公元345—420),他认为非基督教哲学应该受到谴责。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 公元340—400)则是争论的另一方,他认为教会应当接受与基督教内容一致的其他哲学。圣·安布罗斯的观点获得了胜利,而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公元354—430)则是其观点最有影响的代言人。奥古斯丁出生于公元354年11月13日,正是他把斯多葛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希伯来宗教融合为强有力的基督教世界观,直到公元13世纪,这种世界观一直主导着西方的生活和思想。奥古斯丁权威的神学著作标志着中世纪(the Middle Ages)的开始,历史上也将其称为中古时代(the medieval period)*。

* medieval 源于拉丁词 *medius* 和 *aeuum*,前者意指中间;后者意指时代。——原注

奥古斯丁基本上专门研究人类的灵性问题。对于物质世界,我们只要知道它是上帝创造的就够了。奥古斯丁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早期基督教徒一样,轻视肉体。一旦陷于对上帝的沉思,就很少贪恋尘世之物。真理的获得需要经历如下的历程:从对肉体的觉知过渡到对感知觉的意识,再过渡到对形式(普遍观念)的内部认识,直至最后,对上帝——形式创造者——的意识。人被视为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存在,其肉体与动物无所差别;其灵魂则接近上帝,或者说是上帝的一部分。在柏拉图哲学中已经提到过,人的本性所包含的两个方面互相争斗,而这在基督教中成为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争斗,亦即上帝与撒旦之间的争斗。

意志 上帝通过灵魂对每个人布道,但个人不必听从。奥古斯丁认为,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罪恶的肉体(撒旦)之道,也可以选择通往天堂的永生的上帝之道。人自由选择的能力解释了罪恶在世上存在的原因:罪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选择作恶。当然,这又提出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帝为什么要赋予人选择罪恶的能力?比如说,上帝为什么允许原罪在伊甸园发生呢?对于这些问题,奥古斯丁答道:“我们不该试图去理解我们不应该理解的东西。”(Bourke, 1993, p. 241)

基督教神学引入了自由意志,这使一些事情成为可能。责任随自由而生。那些作出正确选择的人(即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的人)将得到上帝的恩赐。那些作出错误选择的人死后则被拒绝升入天堂;而从更直接的意义来看,他们怀有负罪感。奥古斯丁认为,人们有一种**内部感觉**,它通过提供是非感、个人义务感和道德正义感帮助人们评价其经验。这种内部感觉的偏离会使人产生罪恶感。事实上,产生罪恶感未必由于人的行为真正违背了内部感觉,而仅仅是由于意图违背了内部感觉。仅仅想像做坏事与实际做坏事会产生同样程度的罪恶感。所有这些使得行为受到内部而非外部因素的控制。亦即,并非外部的奖赏或惩罚控制着行为,而是个人的善念或罪恶感控制着行为。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在把人类行为的控制源从外部转移至内部方面，奥古斯丁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他而言，自由意志的引入才使个人责任变得有意义。由于个人对其行为负责，因而可以褒扬或责备他们；而且，人们可以根据他们作出的选择，感受自己是善还是恶。然而，如果人们经常从恶弃善，他们未必一直有负罪感。通过倾诉实际或意图中的罪（例如通过忏悔），人就得到宽恕，而且重新过上纯洁的基督徒生活。实际上，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大约写于公元 400 年）长篇大论地叙述了他自己的罪恶，其中囊括了从他因偷窃而犯的偷窃之罪到情欲之罪。后者是指他至少有两位情人，其中一位为他生养了一个孩子。当奥古斯丁的母亲认为他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时，他被迫离开他的情人，这个事件引起了他的极大痛苦。

我的情人因为成了我结婚的障碍而被人硬从我身边带走。
我依恋她的心被撕裂，受伤的心滴着血。她离开时向您*发誓
绝不结交其他男人，并把我的孩子留给了我。（Pusey, 1961,
p. 94）

因为奥古斯丁的未婚妻年龄太小，他的婚礼不得不往后推迟两年，而他在此期间又结交了另一位情人。奥古斯丁开始意识到他是一个“卑劣的青年”，他于是向上帝祷告说：“赐给我纯洁和自制力吧，只是不要在当前。”他向上帝解释了如此祷告的原因：“我惟恐您太早就听到了我的祷告，惟恐您太早地治愈我[纵欲]的疾病。我希望满足欲望，而不是将其熄灭。”（Pusey, 1961, p. 125）直到 32 岁时，奥古斯丁才摒弃了其纵欲的生活，皈依了基督教。奥古斯丁皈依以后，以极大的热情去认识上帝，并以此度过余生。

基督教思想体系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对那些遭受饥饿、瘟疫和战乱的人们而言，一种关注于比现世更完美的、非物质世界的宗教能给人以慰藉。对奴隶以及其他低层大众而言，当他们认识到所有人都是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而造，并且都要接受共同标准的最后审判，就产生了一种公正感。贫困之人因认识到物质财富与美好生活无关

* 指上帝。——译者注

而感到宽慰。罪犯不必永远是罪犯,他们可以和其他人那样得到宽恕和拯救的机会。所有人都情同手足;我们的原罪是同样的,正如我们的终极目标也是一致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天堂与上帝一起永生;为获得永生,人所需做的一切就是过基督徒的生活。

理解上帝 奥古斯丁认为,个人不必等到肉体死后才认识上帝,个人在其有生之年,就能获得有关上帝的知识。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奥古斯丁需要找到一些他所能确定的人类经验。他寻求某些不能被怀疑的经验,最后得出:他在怀疑这个事实本身不容质疑。在《论三位一体》第二十卷第十章中,奥古斯丁论道:

难道有人怀疑他自己在生活、在回忆、在理解、在意欲和思考、在认识、在判断吗?即便他在怀疑,他也生活着;他看到即便他在怀疑,也记得自己为什么怀疑;即便他在怀疑,他也希望能确定;即便他在怀疑,他也思考着;即便他在怀疑,他也知道自己有所不知;即便他在怀疑,他也认为不该妄下断言。因此,人即便怀疑一切,也不应该对上述所有这些内容有所怀疑。如若怀疑这些,他就无法怀疑任何东西。(Hadden, 1912, pp. 133—134)

这样,奥古斯丁就确立了内部主观经验的正当性。(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看到,笛卡儿用同样的方法得出了其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人们可以信赖内部感觉而不是外部(感觉)经验。对奥古斯丁而言,第二种认识上帝的方法(第一种是通过经文)就是**内省**,或对个人的内部经验的审视。我们可以在此看到柏拉图的影响,柏拉图也认为真理必须通过内省才能获得。然而,奥古斯丁的内省成了达成个人与上帝交流的一种途径。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个人沉思上帝时所体验的爱,创造了一种个人情感中无与伦比的狂喜。获得这种情感是人存在的首要目标;与这种狂喜一致的任何状态都是好的,不一致的则是糟糕的。对奥古斯丁而言,信仰和个人与上帝达成情感同一是人存在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希腊人曾经最为推崇的理性,却变得不如信仰和情感重要。理性在一千年来一直占次要位置,而在此期间,奥古斯丁的著作盛行并成为教会信条的基础。奥古斯丁已

67





经证明,人的心灵无需面对经验世界即可认识自身。由于圣灵寓居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人们需要进行强烈、高度的情感内省。这种内省使得个人远离经验世界。

奥古斯丁对时间经验的分析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记录了他与上帝的长篇对话,他在其中企求上帝帮助他解开人类存在的种种奥秘。其中之一就是时间经验。他注意到上帝没有时间的经验,因为他生活在永恒的现在。然而,人却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因此也就有了困惑。我们宣称度量了一个事件发生在多久以前,但是过去的事件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无法度量。我们意欲度量未来某件事所发生的时间距现在还有多远,但未来事件还未发生,因而也无法预测。即便是现在——未来与过去之间稍纵即逝的瞬间,也因其流逝得太快而难以度量。“我们并未度量未来、过去和现在;然而我们又确实在度量时间。”(Pusey, 1961, p. 203)显然,对奥古斯丁而言,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术语无法用于描述物质世界。那么,又如何解释人们对这些时间度量的经验呢?奥古斯丁的回答出乎意料的超前:

我的心灵啊,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间。……事物经过时,在你里面留下印象,事物过去而印象留着,我是度量现在的印象,而不是度量形成印象、已过去的实质。(Pusey, 1961, p. 203)

对奥古斯丁而言,时间的经验有赖于感觉经验以及对感觉经验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就和上帝一样,只经验到现在。过去就是对现在事物的回忆;未来就是基于过去的经验的现在的预期;现在只是当前的感觉经验。

黑暗时代

黑暗时代是指中世纪的初步开始时期,一些史学家将公元 410 年哥特人*攻陷罗马作为黑暗时代开始的标志;另一些史学家将公元 430 年奥古斯丁的去世作为其标志;还有一些史学家将公元 529 年

* 哥特人,日耳曼族的一支,在公元 3—5 世纪侵入罗马帝国。——译者注

贾斯蒂尼安大帝(Emperor Justinian)关闭雅典的学园作为其标志。不管怎么说,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希腊和罗马的典籍遗失或被毁;科学、哲学或文学进展甚少,甚至毫无进展;统一的罗马律法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地方风俗;而村庄则武装起来以抵御远近侵略者的袭击。在这一切动荡不安之际,抑或由于这种动荡不安,基督教会变得愈来愈强大。约从公元400年至公元1000年,神秘主义、迷信和反理智主义在欧洲盛行,欧洲从总体上进入黑暗时代。

由于教会信条变得不可质疑,它便在黑暗时代拥有了巨大的权力。教会要设法解决的问题是内部不一致的问题。孰是孰非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答,因此,没有必要到别处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人们要么是基督徒,要么是异教徒,异教徒则受到严酷的惩罚。教会拥有大量财产;教皇可以废立国王;而且牧师控制着公民的行为、感情和思想。十字军对穆斯林的八次东征(公元1095—1291)反映了基督教的势力,他们把教徒组织起来,以阻止伊斯兰教的势力在欧洲的迅速扩张。

68

正是在这些“圣战”期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重新发掘。早在几个世纪以前,主要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希腊影响了许多地区,它的哲学、科学和艺术开始在那些地区兴盛。事实上,许多人认为希腊过于扩张,以至于无力控制其王国。当罗马人开始入侵希腊王国时,希腊学者逃往一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后来被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学者随身携带了许多希腊艺术品与哲学著作,其中就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保存在大的伊斯兰清真寺中,它们推动了阿拉伯的哲学、宗教、数学和医学的发展。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西迁,而欧洲军队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东征,两者之间的冲突引发了血腥的圣战,但也使西方人重新接触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起初,教会的权威们欢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后来,他们经过更为慎重的分析就加以禁止。显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需要经过基督教化之后才能被接受。

然而,远在西方重新发掘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前,阿拉伯人就已从他的著作中获益匪浅。在西方人试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进行基





基督教化的 200 多年前,有一些阿拉伯的哲学家就在埋首尝试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伊斯兰教义融合起来。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影响

尽管公元 400 至 1000 年被称作黑暗时代,但这仅用于指称西方世界。在此期间,伊斯兰国家则是世界上一支强大的力量。穆罕默德(Mahomet)于公元 570 年出生在麦加,信徒们声称穆罕默德在中年时得到上帝的启示,指示他传教。他将其宗教称作伊斯兰教,是臣服于上帝的意思,而他的信徒则称作穆斯林(Muslims 或 Moslems)。他的教导记录在《古兰经》中。伊斯兰教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传播着,穆罕默德于公元 632 年去世,在其去世后的 30 年间,穆斯林征服了阿拉伯、叙利亚、埃及、波斯、西西里和西班牙。先知去世后的 100 年间,穆斯林王国所及之处超出了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领土(Watson, R. I., 1978, p. 106)。穆斯林的扩张使他们接触到西方世界早已失传的古典著作。阿拉伯的哲学家翻译、研究并扩充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学问,而且他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尤其感兴趣。阿拉伯人利用这些学问推动了其医学、科学和数学的进展——这些学科在阿拉伯人扩张期间因其实用价值而令人最感兴趣。时局稳定期间,人们则更有兴趣将这些古典学问与伊斯兰教相融合。尽管人们主要集中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们也研究了新柏拉图主义。阿拉伯人翻译了古希腊和罗马的著作,并提出了如何使古希腊和罗马的学问与伊斯兰教相融合的问题;这在许多年之后为基督徒所用,当时基督徒正试图将这些学问与基督教相融合。这两者所作的努力有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

阿维森纳

阿拉伯有许多杰出的哲学家,但我们仅在此简要探讨其中两位。阿维森纳[Avicenna, 阿拉伯名为伊本·西那(Ibn Sina);公元 980—1037]是一位神童,他 10 岁就能背诵《古兰经》。他在少年期就已“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熟读了 40 遍,而且实际上能背诵下来”(Good-

man, 1992, p. 38)。他在20岁之前就当上了医生,而且被认为是阿拉伯最好的青年医生(Alexander & Selesnick, 1966, p. 63)。他的著作涉猎许多主题,包括医学、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穆斯林神学、天文学、政治学和语言学。他的医学著作《医典》,被欧洲大学引为教材长达五个世纪之久(Smith, 69 S., 1983)。他的大多数著作都大量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但他对保留了数百年之久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作了修正。



阿维森纳从五种外部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着手,分析了人的思维。然后,他又设想了具有层级性的七种“内部感觉”。首先是共同感觉(common sense),它综合外部感觉提供的信息。其次是保留的想像(retentive imagination),它具有保留共同感觉所综合的信息的能力。第三和第四是综合的动物想

像(compositive animal imagination)和综合的人类想像(compositive human imagination)。综合的想像使人与动物知道在环境中该接近什么或者躲避什么。对动物而言,这完全是一种联想的过程。那些与痛苦相联系的事物或事件要随之加以避免,而那些与快乐相联系的则可以随之接近。而综合的人类想像则使人创造性地融合共同感觉和保留的想像所提供的知识。例如,人可以想像一只独角兽而不必亲眼见过它,非人类的动物则不具备这种能力。第五种是估计能力,它是对环境中的物体作出判断的内部能力。羊对狼具有一种天生的恐惧,而人类对于蜘蛛和蛇也同样如此。他们或许对有助于生存的事物有一种接近的自然倾向。第六种就是对这个层级中所有比之低等的知识加工的结果进行记忆的能力;而第七种则是对那种知识的运用能力。

尽管亚里士多德仅设想了三种内部感觉(共同感觉、想像和记忆),而阿维森纳设想了七种,但后者其实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主动理性。对亚里士多德而言,





主动理性用于理解普遍原理，这些普遍原理的获得无法仅仅依靠对经验事件的观察。对阿维森纳而言，主动理性具有超自然的属性；正是人所具有的属性使主动理性理解了宇宙的筹划，并且开始与上帝建立联系。对阿维森纳而言，对上帝的理解代表着最高级的理智功能。

作为一名医生，阿维森纳对身心疾病采取了广泛的治疗手段。例如，他尝试着为抑郁症患者朗读文章或播放音乐，作为其治疗的方法。有时，他甚至尝试了惊吓病人的方法，使他们摆脱疾病。亚历山大和塞莱斯尼克(Alexander & Selesnick, 1966)举了如下例子：

当有个病人声称自己是一头牛并且像牛那样吼叫时，阿维森纳就告诉这位病人，屠夫将要来宰杀他。捆绑起病人后，阿维森纳宣布病人太瘦而且必须养肥，并为其松开了捆绑。病人开始狂吃，“病人获得了体力，去除了妄想，就被治愈了”。(p. 64)

阿维森纳的著作对西方后来的哲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没有 11 世纪伊斯兰国家的阿维森纳及其同行，欧洲 13、14 世纪的哲学成就——这些成就牢固地建立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之上——几乎不可想像”(Robinson, D. N., 1986, p. 145)。

阿威罗伊



阿威罗伊[Averroës, 阿拉伯名为伊本·路希德(Ibn Rushd), 1126—1198]不同意阿维森纳的观点，后者认为人的理智以层级排列，惟有最高层级的理智才使人与上帝相联系。阿威罗伊认为，一切人类经验都反映了上帝的影响。而几乎在其他一切方面，阿威罗伊都与阿维森纳的观点一致，而且阿威罗伊本人也主要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威罗伊的著作主要评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在感觉、记忆、睡眠与觉醒，以及做梦方面的著作。阿威罗伊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只有灵魂的主动理性部分可以幸免于死，而且，

由于每个人的主动理性都是相同的,因而凡属个人的东西都无法幸免于死。这当然违背了基督教思想。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被称为“阿威罗伊主义”(Averroism),它后来受到了基督教哲学家的猛烈抨击。

尽管阿威罗伊主要以其哲学著作著称,但他对科学也作出了许多令人钦佩的贡献。例如,他发现眼睛对光敏感的部分是视网膜而非晶状体,克罗姆贝(Crombie, 1961)将此发现归功于他。他也是最早发现天花感染者若能生存下来就有免疫力的人,而且他主张用接种作为预防疾病的一种措施。

迈蒙尼德

迈蒙尼德[Maimonides 或 Moses Ben Maimon(摩西·本·迈蒙),公元 1135—1204]是一个出生于西班牙克尔多巴的犹太人,当时那里的犹太人和伊斯兰阿拉伯人和睦相处。(阿威罗伊也大约在这个时间出生在克尔多巴。)迈蒙尼德不仅是圣经学者和犹太法典学者,他也是位医生,他有一项成果是通过揭示伦理生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预见了我们现代对心身关系失调的关注(Alexander & Selensnick, 1966, p. 64)。

随着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广为人知,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迈蒙尼德为学者们撰写了《迷路者指南》(Friedlander, 1956),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宗教与科学和哲学思想之间的明显冲突感到困惑。具体说来,迈蒙尼德寻求调和犹太教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之间的冲突。他试图说明,《旧约》和《犹太法典》中的许多章节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而不必对之确信无疑。其他一些章节仅可当作寓言来解读,而不能把字面意思信以为真。迈蒙尼德甚至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某个事物可以被证明为虚妄的,就应该加以摒弃,即便在《圣经》或《犹太法典》上标明它是真实可信的。例如,占星术在《圣经》和《犹太法典》中被记载为真实的,而当他被问及占星术的意见时,他却答道:

人只能相信那些他的理性官能所掌握的东西,或相信他的





感官所认识到的东西,或相信他所能接受的值得信赖的权威意见。除此之外,不应该再相信其他。星相学的陈述却无法在上述任何一种知识的来源中找到其记载,必须加以摒弃。(Friedlander, 1956, p. xxv)

和阿拉伯的哲学一样,迈蒙尼德的努力旨在调和信仰和理性的冲突,尤其是调和宗教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冲突,这将大大地影响基督教神学家。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家为此也尝试着付出和迈蒙尼德一样的努力。

西方世界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将亚里士多德主义纳入宗教信仰的时候了,但是还需要一个中间环节。人类的理性能力必须再次受到尊重,它曾一度被圣·奥古斯丁贬低到最低程度,但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却是如此重要。理性和信仰必须一致起来;我们将只探讨两位担此重任的哲学家。

基督教信仰和理性的调和

圣·安瑟尔谟

在《寻求理解的信仰》(Deane, 1092)一书中,圣·安瑟尔谟(St. Anselm, 约公元 1033—1109)认为,知觉和理性能够而且应该用来补充基督教信仰。尽管安瑟尔谟主要是一位奥古斯丁主义者,但他也接受理性,并把它看作理解上帝的一种方法,这反映了与注重信仰的基督教传统的重大偏离。安瑟尔谟以其著名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Deane, 1962),阐明了理性如何用于基督教信仰内部。这是个复杂的论证,其重要论点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设想某物,这个物体则必定引起思考。亦即,我们一旦思考事物,必定存在着与之相应的实在的事物(具体化)。安瑟尔谟示意我们继续思考某个存在,直到“无法想到”比之更好或更伟大的事物。这个完美的存在就是上帝,由于我们可以想到他,他就存在。当然,用同样的逻辑可以反“推出”魔鬼的存在。安瑟尔谟是最早尝试使用逻辑来支持其宗教信仰的基督教神学

家之一。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将安瑟尔谟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作为一大抨击对象(例子参见 Deane, 1962),而且现在仍然如此(例子参见 Bencivenga, 1993)。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安瑟尔谟的论点被误解了,他的论点具有相当的正确性(例子参见 Hartshorne, 1965)。

彼得·隆巴德

彼得·隆巴德(Lombard, P., 约公元 1095—1160)也是一位奥古斯丁主义者,他甚至比安瑟尔谟更有力地为理性在基督教内部的合法地位而论争。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隆巴德坚持通过研究上帝的创造物来理解上帝。根本毋需回避经验世界,人们可以通过研究经验世界而认识上帝。因此,对隆巴德而言,认识上帝有三种途径:信仰、理性和研究上帝的创造物(经验世界)。像安瑟尔谟和隆巴德这样的哲学家有助于创造一个接受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氛围,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则将对西方哲学产生重要而长久的影响。

经院主义

圣战使西方世界接触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些著作?教会对这些重新发现的典籍的反应可分为三个阶段。起初,他们欢迎这些著作,然而,一旦他们意识到它们与教会信条不一致时,便将其定为异教读物。最后,他们努力修改这些著作,尤其是修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将这些修改过的著作与教会的信条融合起来。一些西方思想史上最睿智之人承担了这项重要任务,他们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神学融合起来,而且他们指出了这种融合对于人生的含义。这种融合后来被称为**经院主义**。

彼得·阿伯拉尔

彼得·阿伯拉尔(Abelard, P., 公元 1079—1142)是西方哲学转





向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标志性人物。除了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阿伯拉尔还引进了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后来成为经院时期的特色。在他的《是与否》*一书中，阿伯拉尔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辩证法**。他在书中列出了158个神学问题，而《圣经》和各位基督教神学家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相互矛盾的回答。阿伯拉尔认为，分别检验正题和反题(arguments and counterarguments)是澄清事实、得出有效结论的好办法。他的目的不是反对教会信条，而是克服神学家们多年来在其陈述中的不一致。他的辩证法使观点不一致的权威们互相辩论，但他的期望是通过这种方法使所有关于《圣经》的权威观点得到普及。辩证法引起了争议，因为它似乎有时质疑了宗教假设的合法性。然而，阿伯拉尔对此并不过分担心，因为他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因此一切质疑的方法都应该证明这一点。信仰者毫不畏惧逻辑、理性甚至对自然的直接研究。

唯实论和唯名论之争 在阿伯拉尔的时代，有过一次关于共相是否存在的大辩论——是否真正地存在着诸如“猫”(catness)、“人”(humanness)或“甜”(sweetness)的本质，它们是否不依靠个别的事物而独立地存在着。一些人对此作肯定回答，他们认为这些本质确实存在于纯粹形式中，而这类事物的个别差异仅仅是出于偶然。那些声称共相和本质具有真实而独立的存在的人称为**唯实论者**。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我们所称的共相无非就是语言符号，以便对彼此相似的事物或事件加以分类。对这些“唯名论者”而言，别人所说的共相无非就是便于总结相似经验的语言符号。辩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都接受**唯实论**。而唯名论与经验主义、非理性主义哲学更为一致。

当时的巴黎圣母院教堂在基督教国家中最负盛名，而香蒲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则是其最著名的教师。他的讲堂总是挤满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而且“他精彩的演说所激起的兴奋是如此高涨，以至于民事当局不得不为了维持秩序而加以干涉”(Luddy,

* 该书名在英文中叫译作 *For and Against*，有时也译作 *Yes and No*。——译者注

1947, p. 3)。阿伯拉尔在 20 岁时便决定就唯实论和唯名论的问题与威廉展开辩论。威廉是位虔诚而又见识广博的唯实论者,但阿伯拉尔运用了大量的修辞和逻辑技巧指出了威廉论点中的谬误。阿伯拉尔主要在其辩论中攻击道:人不应该把语词与事物相混淆;将逻辑用于语词中所得出的结论未必能推广到物质世界。将此观点用于有关共相问题的辩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我们用文字来表述和理解共相,甚至运用文字从逻辑的角度来推论共相的存在,所以不必然推论出它们实际上存在。阿伯拉尔论道,逻辑学和物理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他欲将这两门学科截然分开。阿伯拉尔指出,威廉混淆了这两门学科,而且在这种混淆的过程中犯了具体化(认为如果你能命名某物,必定实际存在着与这个名字相匹配的某物)的错误。

运用某种多少令人回忆起苏格拉底甚至亚里士多德的方法,阿伯拉尔提出了**概念论**,以调和唯实论和唯名论。他认为普遍的本质并不存在,但相似性在经验的范畴中却存在着。例如,我们称之为美的所有例子中包含着共同之处,我们根据其共同之处形成了美的概念。因此,概念可用来概括个别经验(唯名论);然而,概念一旦形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独立地存在于形成自身的个别经验之外(唯实论)。雷迪斯(Radice, 1974)概括了阿伯拉尔的概念论:“共相既不是实在,也不是名字,而是由理智抽象出知觉到的个别事物的相似之 73 处,从而形成的概念。”(p. 14)阿伯拉尔的观点被称为“温和唯实论”,但显然,它更属于唯名论而非唯实论的阵营。

起初,威廉对阿伯拉尔这个很有前途的年青学生大为赞赏,但他却越来越感到恼怒。“辩论的最终结果是,迫于这个……20 岁的小伙子的压力,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教授不得不修改其学说。”(Luddy, 1947, p. 4)阿伯拉尔赢得了与威廉的辩论后,决定跟随著名的安瑟尔谟学习神学,但安瑟尔谟并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听了一些讲座后他就厌烦了这位学者中的学者(安瑟尔谟),他发现安瑟尔谟虽然能言善辩,但所言完全没有意义或缺乏理性。他把这个不幸的教授比作一棵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





枝叶茂密却结不出果；又把他比作一堆湿木材燃起的火，青烟迷住了我们的眼睛，却不给我们光明。（Luddy, 1947, p. 5）

在与阿伯拉尔的冲突中，安瑟尔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不久便去世了。

阿伯拉尔决定开设自己的学校，作为一名教师，他展示了其“最为令人叹服的创造力、活泼和多才多艺的能力”（Luddy, 1947, p. 6）。阿伯拉尔，或其学生所称呼的“彼得老师”，很快就成为一名著名的教师，从而使比其年长的教授的教室里空空如也。

他的雄辩、机智和明白易懂的讲解能力，他动听的嗓音、高贵的举止、漂亮的脸庞和身材、攻击那些最有名望的权威时所展现的勇气，及其对信仰中的神秘现象所尝试作出的自然主义的解释，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使他成为他这个年龄段中无人匹敌的、最受欢迎的教师。（Luddy, 1947, pp. 6—7）

阿伯拉尔和海洛伊丝的关系 阿伯拉尔在他 42 岁之前一直很有名誉，直到遇上海洛伊丝（Heloise），一个 17 岁的少女。作为巴黎圣母院教堂的一名教士，作为一名教师，阿伯拉尔的名气（和影响）为他带来了财富和显赫的声誉，这使他的朋友感到高兴，但使其敌人感到恼怒，例如比他年长的教师香蒲的威廉。对阿伯拉尔来说，成功产生了一个问题：

成功总是使愚人自我膨胀，世俗的保障削弱了精神的坚定，而世俗的诱惑易于摧垮精神。起初，我把自己认作世界上唯一的哲学家，不惧怕任何人与任何事，于是我踏进了肉体的魔障中。（Radice, 1974, p. 65）

海洛伊丝是巴黎圣母院一位名为富勒伯特（Fulbert）的教士聪明漂亮的侄女。阿伯拉尔承认，他第一次见到海洛伊丝时就有引诱她的意图。海洛伊丝的伯父十分疼爱她，非常热衷于让她继续接受教育。他知道阿伯拉尔作为一名学者和教师具有高超的技巧，便与阿伯拉尔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阿伯拉尔同意成为富勒伯特的侄女的家庭教师，富勒伯特将在自己（和海洛伊丝）的家里为阿伯拉尔提供食宿。阿伯拉尔对这位教士的天真大为震惊：“我对他的头脑简单

感到吃惊——哪怕他将一只温顺的羔羊托付给一只饥饿的狼，我也不会比对此更感惊讶了。”(Radice, 1974, p. 67)阿伯拉尔描述了后来发生之事：

我们以上课为掩饰，却完全将自己放纵于爱河。在爱欲的催使之下，我们撤回她的书房这个隐蔽之地；然后，把书本在面前摊开，我们之间交流的更多的是爱的话语而不是书本中的话语；传递的是更多的亲吻而不是教学。我的手更多地摸在她的乳房而不是书本上；爱使我们的眼睛更多地彼此凝望而不是盯在书上。为避免怀疑，我有时打她，但这是出于爱与柔情，而不是出于愤怒与恼火；而我对她的打却比任何止痛剂都更甜蜜。简言之，情欲使我们没有留下任何未尽的做爱步骤，而且如果爱情还能够设计出更多的新花样，我们也乐意接受。我们越迫切地投入从未经历过的每一次快乐，就越难以表述这种快乐。(Radice, 1974, pp. 67—68)

“家教”如此进行了几个月，直到海洛伊丝的伯父发现实情并把阿伯拉尔轰出了家门。当海洛伊丝声称自己已经怀孕时，阿伯拉尔把她带到了他姐姐的家中，海洛伊丝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尽管他提出要娶海洛伊丝，起初却被她拒绝了，因为她认为婚姻会使他丧失在教会中升职的机会，她宁愿做他的情妇。然而，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以至于他们必须结婚，他们就在巴黎结了婚。出于种种原因，阿伯拉尔想要保持他结婚的秘密；而海洛伊丝的伯父却欲将之公开，惟恐海洛伊丝名誉扫地。最后，阿伯拉尔不堪重负，他让海洛伊丝穿上修女的装束并将她送到女修道院，在那里，她不必立誓成为修女却可以穿成修女的样子。阿伯拉尔可以在那里和他的爱人频频幽会。

海洛伊丝的伯父认为是阿伯拉尔强迫她成为修女以掩盖其罪孽，感到怒不可遏。阿伯拉尔描述了她的伯父和其同谋的所作所为。

一天晚上，当我正安静地在我住所的一间内屋睡觉，他们向我的一名仆人行贿而被放了进来。他们残酷地向我复仇，其令人震惊的野蛮行径足以震撼全世界：他们阉割了令他们控诉我





犯错的身体器官。(Radice, 1974, p. 75)

阿伯拉尔成了一名修道士,海洛伊丝成了一名修女,他们之间后来的交往仅限于浪漫而辛酸的信件来往。

从考验中恢复过来后,阿伯拉尔继续使用辩证法进行研究和教学。他那令人争论的方法和令人愤怒的态度又一次使他与教会权威发生不快。公元1140年,教皇英诺森二世命令阿伯拉尔停止教学和著述。几年后,阿伯拉尔在孤寂与悲伤中与世长辞。

圣·艾伯特斯·马格努斯

圣·艾伯特斯·马格努斯(St. Albertus Magnus, 约公元1193—1280)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原著与伊斯兰和犹太学者的译著进行综合评论的第一批西方哲学家之一。这一功绩非同寻常,因为教会仍把亚里士多德视为异教徒。马格努斯把亚里士多德对感觉、理性和记忆的观点呈现给教会的学者们,以此表明可以运用人的理性能力来获得拯救。马格努斯效仿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界作了细致的观察,而且对植物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继希腊人之后,他是最早试图通过仔细的经验观察来认识自然界的人之一。马格努斯虽然和阿伯拉尔一样,有助于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引入基督教传统,但经院派哲学家中最伟大之人则是圣·托马斯·阿奎那。

圣·托马斯·阿奎那

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是一位身材高大、善于反省的人,他的学生把他称作“沉默的公牛”。他来自一个地位显赫的贵族家庭,其父在距离他们家城堡仅数里的蒙特·卡西诺的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很有影响。按照设想,托马斯接受了牧师职位的训练后,就返回蒙特·卡西诺,其家族势力能帮他成为那里的修道院院长。托马斯却没有如此,而是加入了多明我教会(the Dominican order),并成为一名行乞修道士。托马斯作此番决定,意味着他拒绝了其家族的财富与势力,而且也意味着他减少了在教会等级制度中的晋升机会。他的父亲已经过世,而他的母亲对他



的选择感到非常愤怒,以至于她和一些亲戚将托马斯绑架起来,将他囚禁在家族城堡中长达一年。奇怪的是,囚禁并没有使他恼怒。事实上,他曾花费时间试图改变其家庭成员的信仰。而他真正恼怒的是,他的兄弟们将一个充满诱惑的妓女偷偷地放进他的囚室,试探他是否愿意保持贞洁。托马斯手拿从火上取下来的烫铁,把她赶出了囚室。他更感沮丧的是,他的兄弟们认定他受到了某个非常世俗之物的诱惑,才不受诱惑本身的诱惑。托马斯在 1245 年被其家族释放,他回到了多明我教会。作为一名学生,阿奎那那是非常优秀的。在巴黎大学有一条规定,学生 34 岁后才能获得神学博士学位。然而,规定却被他打破了,阿奎那在 31 岁被授予了博士学位。他被授予巴黎大学讲授多明我教会教义的两个教授席位之一。

和其他人一样,阿奎那做了大量工作以融合 75
 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和基督教的传统。这是他的主要功绩,但这也带来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一旦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被纳入教会信条,它们就不可质疑。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几乎变得和《圣经》一样神圣。这是不幸的,

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观点后来被证明为错误的。教会对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和早期对待柏拉图的观点一样,他们将其观点中与神学最为一致的加以强调;那些与神学不一致的观点,要么被篡改,要么被忽略。尽管柏拉图的哲学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更易被“基督教化”,然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观点稍作改动或修饰,可以被认为是基督教信条的证据——例如,其主动理性不朽的观点、其自然层级论(自然中的层级设计)、其地球中心论及其不动的推动者的观点。

信仰与理性的调和 亚里士多德如此地重视理性,以至于人们





很难忽视这一点。毕竟,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庞大的知识体系正是理性指导下经验观察的产物。这种突出理性的观点使教会陷于为难道地,因为教会在其创始之初就强调了启示、信仰和精神,而轻视经验观察和理性。历史证明,阿奎那最伟大的工作(和贡献)就是调和信仰和理性。他成功地论证理性和信仰并不冲突,从而完成了这项工作。正如对其他经院哲学家一样,对阿奎那而言,一切方法都指向同一个真理——上帝及其荣耀。因此,认识上帝可以通过启示、《圣经》、对内部经验的审视;或者通过逻辑、理性和对自然的考察。

尽管人们重新接受感觉知识,以此作为获得真理的准确来源,然而,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感官仅能提供特定事物的知识,而不能提供普遍的知识;普遍知识必须通过理性对个别事物的抽象才能获得。理性和信仰不可能冲突,因为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终极现实:上帝。哲学家使用逻辑证据和证明来证实上帝的存在;而基督教神学家把上帝的存在作为信仰。两者是殊途同归。阿奎那花大量时间讨论了人类和“低等”动物的不同。他认为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非人类的动物不具有理性灵魂,因此无法获得拯救。

76

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思想的融合在教会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我们在本章的前面已经看到,基督教会早期的保守成员(如杰罗姆)认为不信奉基督教的哲学家应该受到谴责和反驳。而奥古斯丁则认为,教会的信条中应该尽量吸收非基督教的哲学。奥古斯丁赢得了争论。而900年以后,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有着相似的争论。来自保守主义一派的最有影响力的声音是圣·波那文图(St. Bonaventure, 公元1221—1274),他谴责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波那文图和奥古斯丁一样,认为人是通过内省而认识上帝,而不是通过推理或研究自然而认识上帝。然而,阿奎那的观点占了优势,并且最终被接纳为官方教会学说;而且,其学说经过一些修改,成为天主教的奠基石,至今仍然如此。波那文图所代表的观点在新教中保留了下来,他的观点更注重《圣经》经文,而不是注重理性;更注重个人与上帝的私人关系,而不是注重宗教仪式和教会法规。

阿奎那的影响 阿奎那的著作最终产生了一些影响:它区分了

理性和信仰,使得单独研究它们成为可能;它使研究自然受人尊敬;它向世人表明,与教会信条辩论是可能的。尽管阿奎那的目标是通过承认理性是理解上帝的方法从而加强教会的地位,然而他的著作却起到相反的作用。一些哲学家追随阿奎那的思想,认为信仰和理性可以分开加以研究而不用考虑其神学含义。哲学无须宗教寓意也成为一种可能——这在1000年以来是绝无仅有的。

阿奎那至少使人的注意力部分地从天堂转向了人间,尽管他所强调的仍然是天堂。只有发生这种转向,文艺复兴才可能发生。然而,文艺复兴仍然为时遥远,宗教仍然控制着绝大部分的人类活动。

经院哲学的局限

通过检验自然并试图获得看似能够控制自然的原理,这是一回事,正如大多数希腊哲学家所做的那样;把某物假定为真理,然后试图使自然与那个真理相符,这又是另一回事。基督教神学家尝试了后一条途径。自奥古斯丁起至阿奎那,包括阿奎那本人,做学问就是去证明教会教条的合理性。新的知识惟有当其被证明与教会信条相一致,才能被接受;否则,新的知识就遭到弃绝。“真理”已经被找到,无须到别处寻找。

尽管经院哲学家是杰出的学者和严谨的逻辑学家,他们对哲学或心理学的发展却几乎毫无价值。他们更有兴趣维持现状,而不去揭示任何新的知识。当然,他们很少关心物质自然界,除非它能被用于证明上帝存在,或者与上帝的本质有关。经院哲学家和在他们之前的古希腊主要哲学家一样,寻求在表象世界之外的普遍真理或原理。对毕达哥拉斯学派而言,它是数字关系;对柏拉图而言,它是纯粹的形式或理念;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它是给予各等事物以其本质的隐德来希;而对经院哲学家而言,它是上帝。他们都假定,在感官经验的世界之外,还存在更为高级的真理。

如前所述,阿奎那一旦将信仰和理性分开,就会有人愿意锻炼其理性能力而不用受到信仰的约束,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奥卡姆的威廉就是跨出这一步的第一人。





奥卡姆的威廉:转折点

奥卡姆的威廉* (William of Occam, 约公元 1290—1350) 是在英国出生的方济各教会(Franciscan)的修道士,他接受阿奎那对信仰和理性的区分,并继续对后者加以研究。奥卡姆认为,解释事物时应避免作不必要的假设——换言之,解释应该尽可能地保持齐简(简洁)。无关的假设应该从解释或论述中“剃除”,这就是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在其大量著作中,奥卡姆以多种方式阐述了他的原则。例如,“可以简单的时候,使用繁琐的方法是徒劳无益的”,“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采用多种方法”(Kemp, 1998, p. 280)。

奥卡姆将其“剃刀”运用于共相是否存在的争论上。正如我们所见,一些学者认为普遍的概念或原理是存在的,而个别的经验事件只是那些共相的表现。那些认为共相独立存在的学者被称为唯实论者。与此相反,有些学者认为所谓的共相无非就是一些用以描述经验中具有某种共同之处的语言符号,这些学者称为唯名论者。奥卡姆认为假设共相的独立存在没有必要,因此,他站在唯名论者的一边,有力地论证了所谓的共相无非就是语言符号。例如,由于所有的猫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把一切具有那些特征的物体称为猫就很方便。同样的道理,狗、树、书或者任何一类的物体或经验都是如此。对奥卡姆而言,经验具有共同特征这一事实,使我们能使用共同的符号来描述那些经验;但是,这些符号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在我们的经验之外,存在着纯粹的理念、本质或形式。奥卡姆认为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感官能告诉我们世界的本来面貌,而且我们可以直接认识世界,而无需担心在经验之外潜藏着什么。

奥卡姆将知识的本质这个命题从形而上学转向了心理学问题。他不再关心惟有通过抽象推理或认真内省才能理解的超验的现实。对他而言,问题在于我们的心灵如何将经验分类。而他对此问题的

* 奥卡姆的英文有两种拼写方法:Occam 或 Ockham。——原注

回答是,我们习惯于以一种相似的方式来对一类相似的事物作出反应。我们对一个人采用女性的称呼,是因为那个人与我们所称呼的女性有足够的相同之处。

我们在前面看到,阿伯拉尔使用相似的方法来解决唯实论与唯名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共相”无非就是我们用以组织经验的概念。奥卡姆通过运用其“剃刀”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对奥卡姆来说,没有必要假设本质的存在;我们可以简单地假定,自然就是我们经验中的自然。

奥卡姆的经验主义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感觉经验是知识的基础,但仍需运用理性来从个别经验中抽取出共相和本质。对奥卡姆而言,感觉经验提供了世界的知识——仅此而已。奥卡姆的哲学标志着经院主义的结束。尽管教会进行了压制,但奥卡姆的观点仍被广泛地传授,其观点可被视为现代经验哲学的开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奥卡姆的观点强烈地暗示着文艺复兴的到来。尽管奥卡姆有激进的经验主义观点,但他仍然是方济各教会的修士,并且信仰上帝。而他确实说过,上帝的存在永远无法通过研究自然而得到确认,因为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够直接证明上帝的存在。既然如此,那么上帝的存在必须通过信仰才能被人接受。

文艺复兴之前的时代精神

14至15世纪的哲学仍然服务于宗教,正如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服务于宗教一样。可以把人分为信徒和非信徒两类。如果后者无法变成信徒,将受到身体上的刑罚、关押或被杀害。他们要么被认为是愚人,要么被认为是魔鬼附身。没有介乎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人。如果通过内省而想到的上帝是实在的,那么其他诸如恶魔、魔鬼和妖怪之类的东西也必定是实在的。占星术非常流行,而且魔法随处可见。迷信并不仅限于农民,它也是国王、学者和教士的特征。

人们把一切肉体经验都看作是罪恶的,而性经验则是万恶之首。78
对待性的态度与对妇女的态度密切相关。早期的基督徒延续了古希





腊和罗马人对待妇女的消极态度。例如,柏拉图认为妇女和低等动物这类的形式是由男人产生的(Esper, 1964, p. 80)。同样地,亚里士多德认为男性比女性更高一等,因此男人应该像一个国王统治其王国和臣民那样统治其住所、孩子和妻子(Esper, 1964, p. 192)。妇女可以分为三类:滥交因而罪恶的妇女;生养孩子从而完成其天职的母亲;受人颂扬的处女。男人放纵性欲,这通常被认为是妇女的过错,而且即便是母亲也无法完全摆脱人们对她的嘲笑。

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质疑的时代。如若使用库恩(1996)的术语,探究的特点就是一个简单的范式:基督教式的人与世界。尽管库恩关注的主要是科学领域,但他提出的范式也适用于其他受质疑的领域。和其他范式一样,基督教范式决定了人们接受什么样的问题,并且决定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哲学家们投身于“规范哲学”,它与规范科学一样,只关注于探索已被接受的范式的含义。在规范科学或规范哲学中,很少有创造性。库恩告诉我们,范式的转换需要在已被接受的范式中出现反常,即无法解释的观察现象不断出现。由于反常现象不断出现,新的范式逐渐得到充实,并最终推翻了旧的范式。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而且对于那些早就不满于旧范式的人来说,这经常是痛苦而难忘的。在文艺复兴之前,基督教学说中的反常随处可见,显然,教会的权威在削弱。几世纪以来,哲学、科学或神学少有进展。要取得进展,就必须打破教会的权威,而权威的“裂缝”几乎到处可见。

概 要

亚里士多德去世后,哲学家们开始关注人类行为的原则问题。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爱利斯的皮浪传布了怀疑论。对他而言,既然人们无法肯定地知道任何事物,那么,为什么要相信任何事物呢?怀疑论者认为,人不应该忠于任何一种具体的信仰,生活应该由简单的感觉、情感和社会习俗来引导。安提西尼和狄奥根尼提倡以一种回归自然的态度看待生活,因为他们把社

会看作是对天性的扭曲,从而应该加以摒弃。简单的生活就是亲近自然,且不受制于欲望和激情,这是最美好的。安提西尼和狄奥根尼的观点后来被称为犬儒主义。萨摩斯的伊壁鸠鲁认为,美好的生活就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快乐,并将其保持尽可能长的时间。这种快乐并不源于过分的节制与奢侈的生活,而源于中庸适度的生活。西提姆的芝诺是斯多葛主义的创始人,他宣称美好的生活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个自然则是根据一个神圣的计划而设计的。由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总有其原因,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个人应该勇敢而淡然地接受。斯多葛派认为物质财富并不重要,他们强调美德(即顺应天命)。

显然,前面所说的道德哲学家的观点经常互相矛盾,而且他们缺乏一种坚实的哲学基础。当哲学家们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伦理转向宗教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在亚历山大里亚,希腊的哲学、希伯来的传统、东方的宗教以及神秘宗教互相混合。新柏拉图主义者斐洛将希伯来的传统与柏拉图的哲学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褒扬精神而轻视肉体的思想体系。另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认为,从“太一”(上帝)中溢出精神,从精神中溢出灵魂,从灵魂中溢出物质世界。因此,灵魂反映了精神与上帝。和所有新柏拉图主义者一样,普罗提诺认为,惟有通过对灵魂内容的沉思,人才能获得永恒不变的真理。圣·保罗宣称,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因而创立了基督教。

79

奥古斯丁认为可以通过集中的内省来认识上帝。从精神上信奉上帝所产生的狂喜被认为是人类情感中至高无上的;只有避免肉体经验或将其减少到最低程度,才能获得这种情感。通过设想人的自由意志,奥古斯丁解决了一些问题:他把恶解释为人类从恶弃善的选择;人类为其自己的命运负责;个人的负疚感成为控制行为的一个重要手段。奥古斯丁宣称,一种内部感觉启示了每个人如何成为基督徒。违背这种感觉,或者哪怕意欲违背这种感觉将产生负疚感。奥古斯丁认为,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验可以分别用记忆、当前感觉印象和预期来解释。





在黑暗时代,阿拉伯文化盛行并在整个欧洲扩张起来。阿拉伯和犹太的学者们翻译了古希腊和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并利用这种学问推动其医学、科学和数学的发展。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主要集中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们翻译、扩充其著作并且使其与伊斯兰教相一致。在迈蒙尼德所作的许多努力之中,他曾试图调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犹太教。

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为西方世界接纳之前,人的理性能力必须受到尊重。安瑟尔谟和隆巴德的作用在于他们揭示了理性与信仰的一致,而阿伯拉尔和马格努斯则是西方首批哲学—神学家,他们接纳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教会内部,曾有过有唯实论和唯名论之争。唯实论者认为共相(本质)是存在的,个别的事件只是其显现。唯名论者认为所谓的共相无非就是用来区分经验的语言标签而已。阿伯拉尔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折衷办法。根据其概念论,概念可被视作比本质低级,但却比纯粹的词语高级。

那些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融合起来的人可以称为经院学者。最伟大的经院学者就是阿奎那。他的主要成果就是把理性和信仰都接纳为理解上帝的方法。在阿奎那之前,人们只突出了信仰。把理性接纳为一种理解上帝的方法,使检验自然、使用逻辑论证甚至至于在教会内部展开辩论都成为值得尊敬的。人们普遍认为,阿奎那无意中创造了一种最终导致教会权威削弱、文艺复兴来临的氛围。

在唯实论和唯名论的争论中,奥卡姆的威廉通过把共相完全解释为语言标签,从而支持了唯名论。奥卡姆接受这种观点的理由是,它所需要的假设最少。奥卡姆剃刀的观点就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之中,应该选择一种所需假设最少的解释。

在早期基督教的全盛时期,盛行着一种非常消极的社会风气。迷信和恐惧、对非基督徒的迫害、对妇女的歧视以及对心理疾病患者的残酷对待随处可见。任何与教会信条不一致的行为或思想都是一种罪。最低限度的性行为受到容忍,以便人类的繁衍;超出这个范围就被认为是极恶的罪行。教会拥有绝对的权力,任何与教会的纷争

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显然,那时的时代精神不利于开放而客观的探究。

讨 论 题

1. 简要阐述怀疑主义、犬儒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所认为的美好生活。
2. 怀疑论者所指的教条主义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反对教条主义?
3. 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 80
4. 描述早期基督教神学发展的影响因素。
5. 圣·保罗所认为的基督教有什么特色?
6. 概括新柏拉图主义哲学。
7. 讨论康斯坦丁是如何影响基督教历史的。
8. 讨论奥古斯丁哲学中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9. 奥古斯丁是如何将人类行为的控制源从人的外部转向内部的?
10. 奥古斯丁认为人类能确定什么? 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人怎样才能经验到上帝? 人能从这种经验中产生什么样的情绪体验?
11. 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是什么使人类产生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觉?
12. 黑暗时代是在何种意义上被称为黑暗的? 解释一下原因。
13. 阿维森纳、阿威罗伊和迈蒙尼德的哲学对西方的思想有什么重要性?
14. 安瑟尔谟和隆巴德的著作是怎样为西方世界接纳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准备的?
15. 安瑟尔谟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是指什么?
16. 阿伯拉尔和马格努斯著作的意义是什么?
17. 概括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的争论。阿伯拉尔在争论中持什么观点?





18. 根据阿奎那的观点,人类如何能够认识上帝?阿奎那的观点有什么含义?
19. 什么是经院主义?经院主义做了些什么?举例说明。
20. 为什么说奥卡姆的威廉代表了心理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21. 奥卡姆的威廉是唯实论者还是唯名论者?请加以解释。
22. 什么是奥卡姆剃刀?

InfoTrac 大学版

浏览 InfoTrac 大学版的在线图书馆。访问 <http://www.infotraccollege.com/wadsworth/access.html>。

检索词:

Skepticism(怀疑主义)

Augustine(奥古斯丁)

Aquinas(阿奎那)

Occam's razor(奥卡姆剃刀)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Annas, J. E. (1994). *Hellenistic philosophy of min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urke, V. J. (1993) *Augustine's quest of wisdom: His life, thought, and works*. Albany, NY: Magi Books.

Bury, R. G. (Trans.). (1990). *Sextus Empiricus outlines of Pyrrhonism*. Buffalo,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Deane, S. N. (Trans.). (1994). *St. Anselm: Basic writings*. La Salle, IL: Open Court.

Everson, S. (Ed.). (1991). *Companions to ancient thought 2: Psych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ne, L. (1970). *Peter Abelard: Philosophy and Christian-*

ity in the Middle Ages (F. Crowley & C. Crowley, Tra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Gregory, J. (Trans.). (1991). *The Neoplatonists*. London: Kyle Cathie.

Hankinson, R. J. (1998). *The Skeptics*. New York: Routledge.

Kurtz, P. (1992). *The new Skepticism : Inquiry and reliable knowledge*.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O'Connor, E. (Trans.). (1993). *The essential Epicurus ; Letters, principal doctrines, Vatican sayings, and fragments*.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Pusey, E. B. (Trans.). (1961). *The confessions of Augustine*. New York: Macmillan.

Saunders, J. L. (Ed). (1966).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after Aristotl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Wilken, R. L. (1984). *The Christians as the Romans saw the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术 语

彼得·阿伯拉尔(Abelard, Peter, 1079—1142) 西方第一批强调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哲学—神学家之一。

安提西尼(Antisthenes, 约公元前 445—前 365) 犬儒主义的创始人。

阿威罗伊(Averroës, 1126—1198) 一位阿拉伯学者,他试图使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伊斯兰教相融合。

阿维森纳(Avicenna, 980—1037) 一位阿拉伯学者,他翻译并修改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试图使它与伊斯兰教相融合。

概念论(conceptualism) 由阿伯拉尔提出,以解决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阿伯拉尔认为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物(唯实论),但是概念





作为一种抽象物,它们又不仅仅是名字(唯名论)。

犬儒主义(Cynicism) 主张最美好的生活就是亲近自然、远离社会规章制度。

辩证法(dialectic method) 是阿伯拉尔用于追求真理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提出了问题,并且探询了解决问题的几种方法。

狄奥根尼(Diogenes, 约公元前 412—前 323) 和其导师安提西尼一样,主张退出社会,接近自然,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教条主义者(dogmatist) 根据怀疑论者的观点,任何宣称获得了无可争议的真理之人都是教条主义者。

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 主张最美好的生活就是由节制而产生的长期的快乐。

萨摩斯的伊壁鸠鲁(Epicurus of Samos, 约公元前 341—前 270) 伊壁鸠鲁主义的创始人。

享乐主义(hedonism) 主张美好的生活就是趋乐避苦。

内部感觉(internal sense) 道德正义的内部知识,个体用它来评价其行为和思想。内部感觉由奥古斯丁提出。

内省(introspection) 对主观经验的审视。

耶稣(Jesus, 约公元前 4—公元 30) 一个简单而敏感的人,圣·保罗和其他人称他为先知弥赛亚。那些把耶稣信奉为上帝之子的人称为基督徒。

彼得·隆巴德(Lombard, Peter, 约 1095—1160) 坚持认为可以通过信仰、理性或研究上帝在自然界的创造物来理解上帝。

迈蒙尼德(Maimonides, 1135—1204) 是犹太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尝试了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犹太教。

神秘宗教(mystery religions) 是古代的宗教(崇拜),它具有如下特色:初入教者有秘密的仪式;为初入教者设计了接近其保护神的典礼、设计了象征死亡和重生的典礼,这些典礼提供了灵魂的净化和罪恶的赦免;使人产生重获新生的得意之感;以及其成员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 这种哲学强调了柏拉图哲学中

最神秘的方面。超验的经历被认为是人类经验中最重要的。

唯名论(nominalism) 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共相无非就是用来指代各类经验的文字标签或思维习惯。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 该观点主张在一些效果相同的、可供选择的解释中,应该接受假设最少的解释。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安瑟尔谟所提出的主张。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思考某物,它一定是实在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完美的存在(上帝),因此那个完美的存在必定存在。

斐洛(Philo,约公元前 25—公元 50) 是把希伯来神学与柏拉图哲学结合起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斐洛区分了低等的自我(肉体)和精神的自我,而精神的自我是依上帝的形象而造的。肉体是万恶之源,因此,为使精神的自我发展完善,就应该避免感觉经验或将之减小到最低程度。

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 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他强调通过内省而拥有灵魂的重要性。这种主观体验比客观物质经验更为重要,也更有益。

爱利斯的皮浪(Pyrrho of Elis,约公元前 365—前 275) 怀疑论的创始人。

唯实论(realism) 一种观点,认为抽象的共相(本质)是实在的,而经验事件只是那些共相的表现。

圣·艾伯特斯·马格努斯(St. Albertus Magnus,约 1193—1280) 他综合地评论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自然作了仔细的直接观察。

圣·安瑟尔谟(St. Anselm,约 1033—1109) 认为感知觉和理性应该用来补充信仰。(亦可参见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 他在证明了内部主观经验的正确性后,宣称不但可以通过内省认识上帝,也可以通过圣经经文的启示来认识上帝。奥古斯丁还大量地阐述了人的自由意志。





圣·波那文图(St. Bonaventure, 1221—1274) 他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是同时代的人物。他认为基督教应该保持奥古斯丁式的,应该反对任何把亚里士多德哲学吸纳为教会教条的努力。

圣·保罗(St. Paul, 约 10—64) 他通过宣称耶稣就是上帝之子而创立了基督教会。保罗把灵魂或精神置于人类官能的最高位置,把肉体置于最低位置,而把心灵置于两者之间。

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 他 82 代表了经院主义的典型思想。他努力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基督教化”,并且展示了信仰和理性都可以引向上帝存在的真理。

经院主义(scholasticism) 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学说的综合。

怀疑论(skepticism) 认为一切信条都可以证明为谬误,因此,为了避免错误带来的沮丧,最好不要相信任何信条。

斯多葛主义(Stoicism) 一种观点,主张人活着应该顺应自然的安排,淡然接受自己的命运,在极度困难的处境下要有勇气。

吠陀主义(Vedantism) 是印度的宗教,它强调了半出神的恍惚状态的重要性。

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 约 1290—1350) 他否定了唯实论者所认为的观点,即我们所经历到的仅是抽象原理的表现。相反,他站在唯名论的立场上,认为所谓的抽象原理或共相,无非就是我们用于描述各类经验的文字标签而已。对奥卡姆而言,实在就是我们的直接经验,根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感觉经验之外假定一个“更高”的实在。

西提姆的芝诺(Zeno of Citium, 约公元前 333—前 262 年) 是斯多葛主义的创始人。

索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 是波斯宗教,它把真理和智慧比作太阳的辉煌灿烂,而把无知和罪恶比作黑暗。